



36-38

評《林徽音與梁思成： 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》

建築師
黃健敏



林徽音與梁思成：
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
費慰梅著；成寒譯
時報文化/8907
ISBN 9571331538/平裝

1932年的中國，軍閥割據，1945年的中國，抗戰勝利，14年的動盪不安，在大時代的環境孕育了無數的小故事：一對美國夫婦到北京從事研究，邂逅一對中國夫婦，由於毗鄰而居，彼此語言相通，很自然的發展出深厚的友誼，美國的費慰梅女士於1994年以英文為中國的這一對撰著他們的故事，由美國賓州大學出版社刊行《梁思成與林徽音——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》（以下簡稱《梁與林》）。受連續劇「人間四月天」轟動的影響，林徽音的相關事蹟亦受到矚目，以致費慰梅的這本著作被翻譯成中文，有幸讓大眾對男女主角多一層瞭解。

費慰梅為著書早在1979年就積極收集資料，賓州大學典藏圖書館館員Francis Dallett於10月4日致費慰梅的信提到林徽音的同窗蘇麗莎(Elizabeth Sutro)，她形容林徽音『是一位嫵媚可愛的女孩，就像美麗的瓷器，而且她很富有幽默感』。蘇麗莎嫁給班艾法(Alfred Bendiner)，他是美國有名的建築師兼插畫家。1947年梁思成到紐約，代表國府參與聯合國大廈設計，路經費城曾在班氏夫婦家中逗留一夜，當天透過班氏的安排，梁思成對美國建築師學會費城分會的建築師們演講，不過日後他們未有進一步的連絡。林徽音的另一位同窗羅史班塞納(Spencer Roach)在信中提到當年

學校舉辦聖誕卡設計比賽，第一名是由林徽音獲得。這封信還提到同時在賓大留學的庚子賠款清華學子們的情況，對於研究中國第一代建築留學生，Francis Dallett的這封信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線索。費慰梅以第4章描述梁思成與林徽音的留學情形，未知何以遺露了前述諸事。

在賓大畢業後，1927年9月至1928年2月，梁思成赴哈佛大學研究東方建築，透過塞倫(Oswald, Siren)波胥曼(Ernst Boerschmann)兩位西方學者的著作瞭解中國建築。塞倫的「早期中國藝術史」第4卷係建築，1928年在倫敦刊行，1970年在紐約重印。1929年由紐約的Garden City Pub. Co印行的「中國藝術」一書，第4章計有30頁以專章討論建築。波胥曼早在1911年以德文出版佛寺專輯，1914年第2卷祠堂專輯出版，第3卷寶塔專輯遲至1931年問世。這些圖文並茂的出版品，反映西方人對中國建築的認知。當然囿限於文化背景，難以有精闢深入的見解。所以梁思成批評他們『不懂中國建築的文法，以外行人描述中國建築，語焉不詳。』

《梁與林》第5章以他倆於1928年9月創辦東北大學建築系為主軸。梁思成教西洋與中國建築史，林徽音教英文與雕塑史，倆人共同教建築設計，爾後他們在賓大的學弟童寓，陳植，麻省理工學院的蔡方蔭加入東大。1930年因為林徽音患肺病，回北京療病，1931年2月陳植至上海與趙深組華蓋建築師事務所。同年6月梁思成接受中國營造學社的邀請，至北京擔任學社法式部主任。東北大學建築系則由童寓掌理，可是當年九一八事變，迫使學生避禍北



京，後來透過陳植與童寯兩位老師的努力，借大夏大學復課，第一屆建築系學生10人於1932年7月畢業，其中的劉致平於1935年成為梁思成的助理。當時梁思成人在北京，寫了〈致東北大學建築系第一班畢業生〉一文，發表於《中國建築》雜誌創刊號。該文的意義與價值不僅在於對學子的諄諄教誨，更重要的是指陳建築的真義：「求其合用、堅固、美」，希望國產的建築師「始祖」們能負責宣傳建築，使得建築成為「文化的記錄」，成為歷史。這樣的言論，如今讀來仍震聾發聵。

研究中國建築是梁氏夫婦終生的志業，從1932年4月，第一次赴河北薊縣獨樂寺從事田野調查，至1939年9月在川康地區最後一次的活動，梁思成跑過15省二百餘縣，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相繼發表珍貴的第一手成果與心得。擁有深厚的調查基礎與文獻史料，梁思成與林徽音於1943年，在四川李莊完成第一本《中國建築史》，可是抗日戰爭時物力維艱，該書未克出版。1953年為了配合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教學，曾以油印方式刊行了50冊，1985年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《梁思成文集》，〈中國建築史〉稿被收錄在第3集，民國76年臺灣明文書局將之影印出版，1998年2月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將同一書縮小版本印刷，在兩個月內暢銷六千餘本，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於2000年3月刊行繁體字版。同樣一本書有如此眾多的版本，證明這是一本有市場有影響力的書。同時在抗戰期間完成的英文版《圖像中國建築史》，透過費慰梅的鼎力協助，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。《梁與林》一書的後記有專章敘述該書曲折的故事，讀來至為感人。按文獻，梁思成曾將研究的測繪圖寄贈予他的老師克雷，克雷逝世之後，這些測繪圖一部份由費城圖書館收藏，一部份由美國哲學協會擁有，如果能追蹤覓得原件，想必能為梁氏的生平增添一佳話。

在《梁與林》的第二部，讀者可以深刻的體驗到這對夫婦尋訪古建築的熱忱與困頓。1937年7月在山西五台山發現唐代遺構佛光寺，該寺建於西元857年，在當時被視為是中國境內

最古老的建築，誠如費慰梅言「這一發現，在中國建築史以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涯中的意義，當然是非同小可。」因為他們打破了日本人狂言妄語，日本人聲稱唐朝的建築只可能在日本存在。在抗日戰前，在民族主義的大蠱之下，佛光寺的「出土」是何等光輝重要的事啊！正如梁思成所稱「是唐大中年間的原物，除了建築形制的特點歷歷可證外，樑間還有唐代墨跡題名，可資考證。殿內尚存唐代塑像三十餘尊，唐壁畫一小橫幅，宋壁畫幾幅，…，不但是國內古建築的第一瑰寶，也是我國封建文化遺產中最可珍貴的一件東西。」

1959年中共擬編《中國古代建築史》、《中國近代建築史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史》時，古代建築史一書的一至六稿，梁思成貢獻良多，在臺灣解嚴之前，學府中有關中國建築史的資料，皆是以梁氏的早年的著作為張本，至今兩岸的中國建築研究仍難脫梁氏的深邃影響，凡此總總皆證明梁思成於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歷史性地位與影響力，可是囿於時局，鮮少人知曉梁氏夫婦的生平。

自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，梁思成涉入過多的活動，不再發表精闢的學術研究報告，林徽音的病體使得她連詩歌著作都幾希矣。費慰梅與他們最後一次的連繫是林徽音與於1948年底寄出的一封信。有興趣進一步瞭解這兩對夫婦之間關係的讀者，可參閱《林徽音文集》中所蒐錄的23封信。直至1978年大陸開放之後，費慰梅才知曉林徽音早於1955年病逝，梁思成則於1972年病逝。

1957年大陸進行「四清運動」，批判結構主義，打擊復古主義，梁思成是被重點批判的代表性人物，因為他的自我檢討，使得批判風潮未擴大波及。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，梁思成被定為「反黨大毒草」，被迫穿上京劇老旦的劇服，左手抱伏爾泰石膏像，右手抱維納斯石膏像，在清華大學遭受鬥爭羞辱。1987年大陸的國家自然科學獎追贈頒予一等獎，可謂是對梁思成的平反，1992年中國現代科學家第三組郵票發行，梁思成名列其中，背景是手繪的華嚴寺屋頂，寓涵梁思成在中國古建築研究領域



的崇高地位。相對於1945年前的內容，1949年以後的梁氏夫婦僅在第5部以兩章陳述，這顯得過於薄弱，這也正顯示梁思成與林徽音的生平仍有深入探討的空間。

展讀中譯本，譯文流暢，譯者很細心的徵引中文文獻，確實的還原英文的內容。書前的彩色圖片，是原書所無，充實了中譯本的內容。更可貴的是遵循原著，做了索引。在臺灣，出版品沒有索引是普遍的現象，譯本將索引省略更是通弊。國人不瞭解索引的重要性，出版社為節省人力與成本，不做索引，使得書的使用性大大降低。見到《梁與林》中譯本的索引，雖然是箋箋數頁，然而其對有心讀者的貢獻卻

很大，這點尤其值得其他出版社檢討，應該效法外國的出版品，積極的編製索引，使得書具有完整的生命。

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為《梁與林》所撰寫的代序，稱20世紀的中國歷史是一個驚人虛擲的世紀，梁氏夫婦的故事正是實證。風花雪月的連續劇，林徽音與梁思成的關係被扭曲描述，展讀《梁與林》，讀者可以在字裏行間回到歷史的現場，故事主人翁的真貌被還原。透過這本傳記，這對致力中國古建築的伴侶，為中國文化終身不渝的執著與貢獻，深信你我必為之感動敬佩。

消息報導

ISRC研討會即將召開，歡迎報名參加!

為促進我國有聲出版業者對國際標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 (ISRC) 的認知與瞭解，國家圖書館與行政院新聞局聯合主辦「ISRC研討會」，主要議題有：ISRC的運用與展望、錄音錄影產品的著作權探討、ISRC在Internet上的運用、光碟產品錄製ISRC的流程等。時間訂於10月上旬舉辦三場。欲參加的有聲出版業者 (每家以一名為限)，請擇一勾選欲參加的場次，自行影印填妥下列調查表，並於9月15日前，傳真至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，傳真：(02)2311-5330；或E-mail至：isrc@msg.ncl.edu.tw。

出席調查表

時間	地點
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10/6(五) 下午2:00~5:30	高雄 漢來大飯店金寶廳
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10/11(三) 下午2:00~5:30	臺中 長榮桂冠酒店桂冠 I 廳
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10/18(三) 下午2:00~5:30	臺北 來來大飯店金鳳廳

單位名稱：_____

姓 名：_____ 職稱：_____

通訊地址：_____

聯絡電話：_____ 傳真：_____ E-Mail：_____